

试论语义指向及歧义结构分化

韩泽伟

(黑龙江大学, 哈尔滨 150080)

提 要: 语义指向分析产生于我国 20 世纪 80 年代, 在其发展历程中, 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研究, 尽管观点各异, 但对语义指向的核心认识都集中在语义关系同语法关系相对应的层面上。语义指向分析受到格语法的影响, 但又摆脱了格语法, 有其自己的特点。借助语义指向分析, 可以对句子歧义结构进行意义层面的分化, 有助于更准确地判断歧义, 解决实际问题。

关键词: 语义指向; 歧义结构; 分化

中图分类号: H13 **文献标识码:** A

1 “语义指向”术语的提出

关于语义指向分析法, 汉语学界的一致观点认为, 这是产生于我国 20 世纪 80 年代的一种新的语法分析方法, 是汉语语法学界的首创, 也是对世界普通语言学的一大贡献。

最早使用“指向”这个术语的是我国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 他认为“也有这种情形: 论结构关系, A 应该属于 B, 但是在语义上 A 指向 C” (吕叔湘 1979: 60)。他以三个句子为例, 论述了这种指向关系, 即“圆圆的排成一个圈”、“走了一大截冤枉路”、“几个大商场我都跑了”。在第一个句子中, “圆圆的”没有指向“排”, 而是指向“圈”, 即“圆的圈”; 在第二个句子中, “冤枉”没有指向“路”, 而是与“走”发生关系, 即“走得冤枉”; 在第三个句子中, “都”总括前面的“几个”: 吕叔湘先生此处所言的“指向”, 便是后来“语义指向”的先导。

“语义指向”作为一个完整的术语开始使用, 始于刘宁生和邵敬敏的研究。刘宁生分析了汉语介词“在”的语义指向, 认为“在”用于句首, 属于全句修饰语, 可以指向谓语, 也可以指向主语 (刘宁生 1984: 27—31); 邵敬敏从方法论的角度, 总结了语义指向分析的作用 (邵敬敏 1987: 45—46)。自此开始, 学者开始运用语义指向分析的方法来解决汉语中的语言问题, “语义指向”这一术语得到了广泛认可。

而事实上, 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 就有学者注意到了语义指向问题, 只是并未用到“指向”这个术语。文炼认为, 同样的形式可以表示不同的意义, 同样的意义也可以用不同的形式来表示。(文炼 1960: 73—78) 在他的研究中, 针对当时语法界对语法形式和语法意义认识上的分歧, 有意识地将形式和意义联系起来。他举出这样的两个例子:

- (1) 他洗衣服洗得干干净净。
- (2) 他看小说看得着了迷。

从句法功能的角度, 两个句子都可以抽象成“主+谓+宾+谓+补”的结构, 但第一个句子

的补语是用来说明宾语的，即“干干净净”用来修饰“衣服”，但第二个句子的补语是用来说明主语的，即“着了迷”用来修饰“他”。

由此可以看出，学者们早就关注到了“语义指向”这一语言现象。只是文炼在当时并没有用到“指向”这个术语，而是使用“说明”一词。在文炼的研究之后，李临定也讨论了“得”字结构后的补语的语义关系问题（李临定 1963：396—410），其使用的术语也是“说明”。这一阶段可以称为语义指向分析的萌芽。

2 语义指向的含义

随着语义指向分析方法在语法学界得到广泛认可，不同学者都对此进行了研究，并对语义指向的概念给出了不同的定义。

前文已经说过，文炼在上世纪 60 年代就关注到语义指向的问题，在他后期的研究中，也对语义指向作了进一步的阐述。他认为，语义指向即“句法结构中某一成分跟另一成分在语义上的直接关联性，而通过分析句法结构中某一成分的语义指向来揭示并说明、解释某一或某些语法现象的句法分析方法就叫语义指向分析法”。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文炼是从语义结构内部来探讨句法结构中的语义联系的。

沈开木在《论“语义指向”》中，根据已有的研究，论述了由我国提出并参与构成八十年代副词研究新的突破的“语义指向”的提出过程、内容、实质和意义，并再次确定，语义指向的来源为吕叔湘先生最早提出。沈开木认为，语义指向是“一个特定的词把它所在的语言符号链条中除它以外的词语或这些词语以外有关的意思、语言符号链条抓来作发生语义关系的对象”（沈开木 1996：68），即沈开木的观点是一个词指向它的对象的能力或特性。

陆俭明将语义指向区分为狭义和广义的两种。（陆俭明 1997：153）对于狭义的语义指向，他列举了语言学界至今为止都颇为著名的例子来论证自己的观点：即“他喜滋滋地炸了盘花生米”、“他早早地炸了盘花生米”和“他脆脆地炸了盘花生米”。通过对例子的阐述，他认为，狭义的语义指向是指句中某个句法成分与哪一个词语或哪个成分在语义上发生最直接的联系，实际上就是两个成分之间的相关性，即句中状语“喜滋滋地”、“早早地”和“脆脆地”分别跟施事“他”、行为动作“炸”以及受事“花生米”之间的语义关系。对于广义的语义指向，还应包括“语义所指”，即“第三人称代词或反身代词与先行词之间，或者空语类与名词性成分之间的同指关系，或照应关系”，按照陆俭明学者的观点，广义的“所指”反映的是成分之间的语义上的相同关系。如句子“老王我已经问过他了”中“他”跟“老王”同指；句子“老王决定自己干”，“自己”跟“老王”同指。综上，狭义上的“指向”是语义上的相关关系，广义上的“所指”是语义上的相同关系。

王红旗在其《论语义指向分析产生的原因》中，把语义指向看作是“处在句子的同样句法位置上的具有同样语法性质的词语却可以同句子的不同句法成分发生语义联系的现象，是句法成分的语义关系同语法关系不对称的现象”（王红旗 1997：71），而这种不对称的现象是可以产生歧义的。王红旗接着对语义指向分析方法产生的原因归结出两个条件，一是句子结构层次观念的普及，二是对语义结构在句法结构中地位的正确认识。这种观点既重视了语义，又正确认识了它与语法的关系，同时也为后来的语法研究中如何处理语法形式和语义内容的联系的问题，作了进一步明确。

对语义指向含义的表述，各家学者不尽相同。但综合来看，语义指向涉及到句子成分之间的语义联系，涉及到词的指向性，是句法成分的语义关系同语法关系相对应的现象。从这我们也可以看出，语义指向研究贯彻了形式和意义相结合的原则。陆俭明曾提出，语义指向分析的出现是受到菲尔墨格语法理论的影响。但不同的是，格语法只是研究谓动词同句中名词性成分之间的关系，如施动、受动、原因、处所、时间、目的、方式等，格语法不研究

其他的语义关系，如定中关系、状中关系、述补关系等。但是句子的结构关系中，并不仅仅只有动词和名词之间的语义关系，也存在一些非线性、非表层的语义联系。而语义指向分析，正好弥补了格语法这方面的缺陷。相对于格语法，语义指向分析能更全面、更细致、更充分地解决句法结构中的语义问题。（陆俭明 1990：4）

3 语义指向的特点

汉语语法界认为，语义指向分析产生于中国，是汉语语法学界对世界语言学的贡献。徐烈炯先生曾对此提出异议，认为西方语言学界要早于汉语语法界使用语义指向分析，并举出了 each other 的用法分析。但实际上，英语中的 each other 是一个代词，代词分析所涉及到的理论应该是管约论中的照应理论，解决的是语言学里的回指问题，而汉语语法界的语义指向涉及到状语、补语和定语，其内涵和外延皆大于代词分析。所以我们认为，这两个理论不应混为一谈。为使后期的研究更加清晰，有必要对语义指向分析所具有的特点做进一步的阐述。语言学家也为此作过很多努力，我们总结出以下三点。

3.1 前指与后指

顾名思义，“前指”的意思是句法成分指向其前面的部分，“后指”则是句法成分指向其后面的部分。如“他喜滋滋地炸了盘花生米”，“喜滋滋”指向“他”，即前指；而“他早早地炸了盘花生米”和“他脆脆地炸了盘花生米”中，由于“早早地”指向“炸”、“脆脆地”指向“花生米”，即为后指。还有一类副词的语义指向，既可指前，又可指后，如句子“今年我和他分别去过广州和福州”，在这个句子里，副词“分别”既可以理解为前指“我”和“他”，又可以理解为后指“广州”和“福州”。

但是也存在这样一种副词，既可以前指，也可以后指，但很容易造成歧义。如“我只学过英语”这句话，根据对这句话的不同理解，副词“只”的语义指向出现三种不同情况：

- ①“只”指向“我”，其含义可以是“我只学过英语，而你学过除英语以外的语言”。
- ②“只”指向“英语”，其含义可以是“我只学过英语，我没有学过除英语以外的语言”。
- ③“只”指向“学”，其含义可以是“我只学过英语，我没有教过英语”。

三种不同的理解，其中①为前指，②③为后指。从这三种情况中我们可以看出，语义指向的一个作用就是进行歧义分析。但这样的歧义不是句法层面的歧义，而是语用层面的歧义，这为我们后期的语义指向研究也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3.2 多指单义关系

陆俭明和沈阳曾提出，有一种语义指向，“虽然结构上某个同位置的成分整体上说可能与结构内其他多个成分在语义上相联系，但一般不会造成不同的理解”。解释这种现象，我们可以看下面两个例子¹：

- (3) 他喝醉了酒。
- (4) 他踢破了球。
- (5) 我在抽屉里发现了老王的钥匙。
- (6) 我在飞机上发现了敌人的航空母舰。

例(3)和例(4)两个句子的句法模式一样，都可以抽象为“主+谓+补+了+宾”的结构，但例(3)中的补语“醉”指向主语“他”，例(4)中的补语“破”指向宾语“球”。尽管一个前指，一个后指，但不会造成理解上的偏差。

同样，例(5)和例(6)两个句子的句法模式也一样，都可抽象为“主+状+谓+了+宾语”，但例(5)中的状语“在抽屉里”指向后面的宾语“老王的钥匙”，例(6)中的状语“在飞机上”指向前面的主语“我”。同样，前指与后指都不会造成歧义。

3.3 内指与外指

“内指”为所指的成分在句子以内，“外指”为所指的成分在句子以外。如句子“就我一个人在办公室”，副词“就”指向“我”，“我”在句子中出现了，即此句的语义指向为“内指”。关于语义指向的“外指”，在陆俭明（1997）所举的例子“别喝醉了”中，“醉”的语义指向句外的成分，即指向“喝酒的施事”，但喝酒的施事并没有出现在句子中，所以语义指向为外指。

基于此，我们可以对句法歧义现象里的显性语法关系造成的歧义进行分析。显性语法关系即主谓、述宾、述补、偏正等关系，例如，“出租汽车”既可以是偏正结构，指一种汽车（出租的汽车），也可以是述宾结构，指一种行为（把汽车租给别人），正是两种不同的显性语法关系造成了歧义。按照语义指向的内指与外指，偏正结构为内指，即“出租”指向“汽车”，而述宾结构为外指，“出租”指向一个没有出现的施事。借用语义指向的这种关系，可以对句子的歧义现象进行结构分化。

从上述特点可以看出，语义有前指和后指的区分，但有的前指和后指会产生歧义，这样的歧义是在同一个句子里，如句子“我只学过英语”。有的语义指向虽然也可以前指或者后指，但不会产生歧义，此为第二类，这类指向为多指单义关系，但这种多指单义关系的语义指向存在于结构模式相同的不同句子里，如句子“他喝醉了酒”和句子“他踢破了球”。第三类语义指向为内指与外指，但这种语义指向又跟显性语法关系歧义句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

4 语义指向分析对歧义句的分化

分化，即把多义句式分化为几个同形异构的单义句式，这是因为语法研究的根本目的在于找出语法结构和语义之间的对应关系。如果我们能把多义句式变换为单义句式，就说明我们在语法结构上化解了歧义。

通过对语义指向特点的分析可以发现，句法结构和语义结构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对应关系，这种关系主要是由于句法成分之间的语义联系造成的。通过分析句法成分语义上的指向，可以揭示语义结构的特点，帮助解释某些句法结构的语法意义，从而进一步帮助分化歧义句式。歧义句可以通过层次分析和变换分析来进行分化，但也存在另外一些歧义句，它们更适合通过语义指向分析的方法进行分化。陆俭明认为，语义指向分析主要关注修饰语、补语和谓语三部分（陆俭明 1997: 155），因此本节从这三个句子成分入手，结合语义指向的特点，尝试对歧义句进行结构的分化。

4.1 修饰语歧义结构的分化

状语和定语都可作修饰语，此处我们使用 3.2 节里的例子进行分析。

(7) 我在抽屉里发现了老王的钥匙。

(8) 我在飞机上发现了敌人的航空母舰。

例(7)中的修饰语“在抽屉里”后指“老王的钥匙”，例(8)中的修饰语“在飞机上”前指“我”，这是两个不会产生歧义的结构。但同样的结构，下面的句子却产生了歧义。

(9) 他在火车上写标语²。

我们用语义指向方法对这个歧义结构进行分化，只需要说明这个结构中的修饰语“在火车上”的语义指向即可。此处，有三种指向：

①当“在火车上”前指“他”时，表示他坐在火车上写标语，标语可能写到本子上或其他地方，但不是写在火车上，火车只是处所。

②当修饰语“在火车上”后指“标语”时，表示他站在地上往火车上写标语，火车是标语的指向对象。

③ 当修饰语“在火车上”同时指向“他”和“标语”时，表示他现在正坐在火车上，并且往火车上（即车厢）写标语。

以上的解释可以得到语言事实的证明。

证明，上面所说的任何一种指向，在实际的语言交际中都能找到相应的、只能作一种理解的实例。我们用下面三个例子，分别对应上述三种指向。

(10) 他在家写字。（“在家里”为前指，家是处所，他正在家里，往本子上写字。）

(11) 他在本子上写字。（“在本子上”为后指，“本子”是“字”的载体、处所。）

(12) 他在网上写字。（“在网上”同时指向“他”和“字”，他在网上，字写在网上。）

通过语义指向，对这个歧义结构进行分化之后，可以发现这三个句子中的“在家里”、“在本子上”、“在网上”虽然都是状语，但它们的语义指向却差异。

4.2 补语歧义结构的分化

此处，我们使用陆俭明“VA了”的经典例句来进行论证，如下：

(13) 砍光了

(14) 砍累了

(15) 砍快了

(16) 砍钝了

例(13)中补语“累”的语义指向受事，例(14)中补语“累”的语义指向“施事”，例(15)中的补语“快”的语义指向“砍”这个动作本身，例(16)中补语“钝”的语义指向工具。上述这四种指向均不会产生歧义，但同样的结构，在例(17)中却会产生歧义：

(17) 砍坏了

对补语“坏”的语义进行指向分析，可以有以下三种：

① “坏”指向动作的受事，如“把桌子砍坏了”。

② “坏”指向动作的工具，如“把刀砍坏了”。

③ “坏”指向动作的施事，如“你慢点砍，别把身子骨砍坏了”。

如上，当在“砍坏了”的前面加入不同的句法成分时，便完成了这个歧义结构的分化。

同样，我们也可以采用寻找语言交际中相应的、只能作一种理解的实例的方法来进行歧义结构分化，我们用下面三个例子来分别对应上述三种指向：

(18) 吃光了（补语“光”只能指向动作受事，如“把饭吃光了”。）

(19) 坐断了（补语“断”只能指向“用来坐的工具”。）

(20) 喝醉了（补语“醉”只能指向动作的施事，如“人喝醉了”。）

由此，也是对补语歧义结构进行的分化。

4.3 谓语歧义结构的分化

“山上架着炮”这个经典的语言学例句，也可以采用语义指向的方式进行歧义分化。首先，我们可以分析出这句话有两种不同的指向，具体如下：

① 谓语“架着”的语义后指“炮”，表示事物的存在意义，即山上有一座炮，“架着”只是炮的一种存在状态。

② 谓语“架着”的语义指向动作的施事者，表示动作的延续，即有人在山上正在架着炮，正在从事架炮这种行为。

我们采用同样的方式进行歧义的分化，即根据以上任何一种解释，在实际的语言中找到相应的、只能作一种理解的实例，如下面例(21)和(22)，分别对应以上的①和②。

(21) 台上坐着主席团。(“坐着”的语义后指“主席团”，只表示“主席团”的存在，不表示动词“坐”的延续)

(22) 台上唱着戏。(“唱着”的语义指向“戏”的施事者，只表示动作的延续，不表示事物的存在)

由此，便完成了谓语歧义结构的分化。

对歧义结构进行分化的方式还有很多，如层次分析法、变换分析法等，这两种属于形式层面的分化，而此处我们所讨论的语义指向分析法为意义层面的分化，它们是互相补充的。根据句子结构的不同性质，选择不同的分化方法，可以帮助我们更准确地判断歧义结构，并分析出歧义产生的原因。

5 结束语

语义指向分析是汉语语法学界对世界语言学的一大贡献。借助语义指向分析，可以进一步分析语义结构，窥探形式与意义之间的关联，为歧义结构的分化增添一个新的视角。语义指向分析在很大程度上拓宽了语法研究的思路，如我们在探寻形式跟意义的关系时，也可以对词汇本身的语义所造成的不同指向进行研究，总结语义本体规律，从而丰富语义指向的研究，使其更加完善，更具说服力。

附注

- 1 例子取自徐以中、胡伟、杨亦鸣《试论两类不同的语义指向》，2015年第6期。
- 2 例子引用于朱德熙《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177页。
- 3 文中其他未标明出处的例句，一部分为语言学经典例句，一部分来自语料库，一部分摘自本文作者发表的论文。

参考文献

- [1] 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代汉语教研室. 现代汉语专题教程[M].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 [2] 陈洁, 陈粤. 语义指向分析与翻译研究[J]. 上海翻译, 2014(3).
- [3] 程树铭, 汤梦甜. 试论语义指向分析法[J]. 现代语文, 2013(6).
- [4] 黄国营. 现代汉语的歧义结构[J]. 语言研究, 1985(1).
- [5] 贾琼. 从语义指向分析看现代汉语句法结构[J]. 语文建设, 2013(10).
- [6] 康晓宇. 结果补语的语义指向[J]. 科教文汇, 2008(12).
- [7] 李临定. 带“得”字的补语句[J]. 中国语文, 1963(5).
- [8] 刘柏林. 定、状、补语的特殊语义指向问题[J]. 云梦学刊, 2004(9).
- [9] 刘般若. 论语言学中语义指向分析与特征研究[J]. 语文建设, 2015(11).
- [10] 刘宁生. 句首介词结构“在……”的语义指向[J]. 汉语学习, 1984(4).
- [11] 雷良启. “分别”的语义指向及相关的歧义问题[J]. 汉语学习, 1999(6).
- [12] 陆俭明. 90年代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发展趋势[J]. 语文研究, 1990(12).
- [13] 陆俭明. 说量度形容词[J]. 语言教学与研究, 1989(3).
- [14] 陆俭明. 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教材[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9.
- [15] 吕叔湘. 汉语语法分析问题[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79.
- [16] 马婷婷. 结果补语对形容词的选择限制[J]. 语言研究, 2017(1).
- [17] 邵敬敏. 疑问代词活用例解[J]. 逻辑与语言学习, 1987(8).
- [18] 沈开木. 论“语义指向”[J].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6(1).

- [19]税昌锡. 若明若暗的语义指向问题[J]. 玉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2002(1).
- [20]税昌锡. 语义指向分析的发展历程与研究展望[J]. 语言教学与研究, 2004(1).
- [21]孙景美. 语义指向研究综述[J]. 语文学刊(高教版), 2006(11).
- [22]王红旗. 论语义指向分析产生的原因[J]. 山东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7(1).
- [23]文 炼. 论语法学中“形式和意义相结合”的原则[J].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60(4).
- [24]徐烈炯. “都”是全称量词吗[J]. 中国语文, 2014(6).
- [25]徐以中. 副词“指”的语义指向及语用歧义探讨[J]. 语文研究, 2003(2).
- [26]徐以中, 胡 伟, 杨亦鸣. 试论两类不同的语义指向[J]. 语言科学, 2015(11).
- [27]周国光. 试论语义指向分析的原则和方法[J]. 语学科学, 2006(7).
- [28]朱德熙. 现代汉语研究[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4.

On Semantic Orientation and Differentiation of Ambiguous Structure

Han Ze-wei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 China)

Abstract: Semantic orientation analysis came into being in the 1980s in China. In the course of its development, different scholars have studied it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Although they have different views, the core understanding of semantic orientation is focused on the corresponding level of semantic relationship and grammatical relationship. Semantic orientation analysis is influenced by case grammar, but it has its own characteristics. Through semantic orientation analysis, we can differentiate the ambiguous structure of sentence at the meaning level, so as to help us judge ambiguity more accurately and solve practical problems.

Key words: semantic orientation; ambiguous structure; differentiation

作者简介: 韩泽伟(1991—), 男, 黑龙江大学俄语学院2019级在读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语义学。

收稿日期: 2020-06-01

[责任编辑: 惠秀梅]